

香港

卧龍生著

雙鳳旗

第六册

敦煌文藝出版社



雙鳳旗

(香港)卧龙生著

(全书 1 — 6 册)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李民发

双凤旗

卧龙生（香港）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3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0.75 字数1,250,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587-130-2/I·117 （全六册）定价：23.80元

五十二

长发人苍白、恐怖、充满着悲苦的脸上，突然挤出来一个笑容，道：“你找容夫人？”

容哥儿道：“不错，我找容夫人，老前辈认识她吗？”

长发人道：“本来是不认识的，但我们同在这两并列的石棺中住了很久，自然认识了。”

容哥儿心中一喜，道：“老前辈贵姓啊！”

长发人道：“在下么……唉！不提姓名也罢，提起来，实是羞于见人！”

容哥儿道：“老前辈既是不愿以姓名见告，在下也不勉强，但想请教老前辈一事，还望能够指示一二。”

长发人道：“好！你说吧！”

容哥儿望望左棺，道：“这具石棺中住的容夫人现在何处？”

长发人道：“你要见她？”

容哥儿道：“是的，晚辈冒险行入地下石室，就是希望能一见容夫人。”

长发人缓缓说道：“你是她的什么人？”

容哥儿道：“那位容夫人是在下的母亲。”

长发人道：“你是容俊的儿子？”

容哥儿暗道：“此中的情形复杂，实是难以启齿告人。”

只好点头应道：“不错。”

长发人道：“那容夫人，就是被容俊锁在这石室中啊！”

容哥儿道：“这个在下知道了，晚辈请教的是，此刻那容夫人现在何处？”

长发人道：“这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容哥儿道：“是的，老前辈，所有的机关，都受了很大的损害，老前辈却安然无恙，但不知那容夫人……？”

长发人接道：“那次大变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容夫人。”

容哥儿似是陡然被人在前胸打了一拳般，心头突然一震。

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老前辈，可以放开晚辈的脉穴吗？”

长发人道：“自然可以。”松开了容哥儿的手腕。

容哥儿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这石棺之中，可有门户？”

这时，容哥儿停身之地，已在那长发人手臂可及之外。

如若那长发人再想抓到容哥儿，势必要站起身子不可。

只见长发人两道森冷的目光，盯注容哥儿身上望了一阵，道：“小娃儿，你想冒险吗？”

容哥儿道：“不错，如若老前辈肯见告这石棺门户开启之法，晚辈自会对老前辈有以回报。”

长发人道：“你要如何报答我？”

容哥儿道：“我替老前辈开启枷锁，放你离此。”

长发人道：“你有钥匙？”

容哥儿道：“有。”

缓缓从怀中取出钥匙，接道：“可是此物。”

长发人目光盯在容哥儿手中钥匙之上，神情微现激动。

片刻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很聪明。”

容哥儿道：“什么事？”

长发人道：“你想用怀中的钥匙，诱使老夫助你。”

容哥儿道：“江湖上太险诈了，晚辈不得不稍作准备。”

长发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刚才应该搜搜你才对。”

容哥儿道：“现在，已经晚了，老前辈只有诚心诚意的助我，才有离开这囚居石棺之望。”

长发人黯说道：“小娃儿，容夫人已久未出现，老夫也曾呼叫于她，一直未闻她相应，只怕是凶多吉少的了。”

容哥儿道：“就算她已遭不幸，晚辈也要看到她的尸体。”

长发人道：“好，你用手按石棺右角，这石棺就可现出门户了。”

容哥儿道：“咱们全心合作，晚辈希望老前辈不要心生贪念，抢我钥匙。”

长发人淡淡一笑，道：“好！但你答允开启老夫的枷锁，想来也不会是欺骗老夫的了？”

容哥儿道：“那是当然。”

长发人道：“不论容夫人的死活，你都要力行承诺？”

容哥儿道：“不错。”

长发老人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容哥儿探出手去，遵照那长发人之言，伸手按在石棺右角之上。

果然，那石棺之底，迅快的向一方收缩大半，露出一扇门户。

容哥儿目光到处，只见那棺底缩开的门户，一片漆黑，而且四壁光滑，不见有深入的梯阶，不禁一皱眉头，道：“这下面很深吗？”

长发人道：“一丈三四，只要是轻功稍有造谐之人，就不难上下。”

容哥儿心中忖道：“纵然这石棺之下充满着凶险，我也该下去瞧瞧。”

心念意决，暗中一提气，飞身跳入了石棺之中。

那长发人说的并非谎言，那石洞只不过一丈多深，容哥儿脚落实地！那开启的棺底，突然又关了起来。

容哥儿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暗作戒备，一面运足目力，四下看去。

这是石棺下的一座小室，地方虽然不大，地方虽然不大，但因太过黑暗，容哥儿虽有弃于常人的目力，也无法在很快的时间内看清楚室中的景物情形。

片刻之后，容哥儿的目光，已逐渐可适应黑暗，室中景物，依稀可辨。

目光转动，隐隐可见小室一角中，有一团突起的黑影。

容哥儿只觉得一阵剧烈的心脏跳动，几乎失声而叫。

他镇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缓缓说道：“老前辈。”

只听那蜷伏于一角的黑影，响起了轻微的回 应之声，道：“你是谁？”

声音虽然微小，但容哥儿已然辨出是女子的声音，当下应道：“晚辈姓容。”

一阵凄凉的笑声道：“你可是叫容小方吗？”

容哥儿道：“他们都叫我容哥儿。”

那女子声音应道：“哥儿是你的乳名……”

黯然叹息一声，道：“你怎会找到此地来了？”

容哥儿道：“你是容夫人了？”

女子声音应道：“可以这样说吧！但那容俊早已不认识

我了。”

容哥儿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女子黯然说道：“我已为世人遗弃，滔滔人间，只有一个人会来找我。”

容哥儿道：“那人是谁？”

那女子应道：“你，我生的儿子。”

容哥儿叹息一声，道：“不错，在下就是，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言罢，拜伏于地。

但闻那女子声音，缓缓说道：“其实，你也用不着来找我……”

容哥儿接道：“孩儿觉得，还有一人，也应该来找母亲。”

容夫人道：“什么人？”

容哥儿道：“邓玉龙。”

容夫人呆了一呆，道：“邓玉龙……”

容哥儿道：“是的。”

容夫人道：“孩子，你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容哥儿道：“不错，孩儿到此之前，对任何事情，都已打听得清清楚楚了。”

容夫人道：“你有这样一个母亲，心中有何感觉……”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你一定感觉到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为耻了。”

容哥儿道：“子不谈母过，母亲的错失，自有别人评论，但孩儿身为人子，自然要尽一番孝心。”

容夫人道：“什么孝心？”

容哥儿道：“我要设法救助母亲离开此地。”

容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不用了，一则我伤、病交

织，只怕也无法活好久了，再者我也不愿面见世人。”

容哥儿缓缓站起身子，举步向那黑影行去，一面说道：

“母亲不愿面见世人，那是心中有愧了？”

这时，他的目光已能适应这石室的黑暗，只见一个身着破衣的妇人，蜷伏于石室一角。

容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该死了，这铁锁铁枷，只能锁住我的人，却无法锁住我心中一点希望。”

容哥儿道：“母亲心中的希望为何？”

容夫人道：“希望能再见你一面……”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那一天，我看到你，就本能感觉到，你是我的孩子。”

容哥儿道：“那时，母亲何以不认孩儿呢？”

容夫人道：“我怕玷污了你的声名，也怕你不肯认我这个母亲。”

容哥儿苦笑一下，道：“天下的羞辱，都已集齐在孩儿身上了，母亲不必再为孩儿的声名担忧了。”

容夫人道：“如我死了，这魂就像沉在海中的大石，再无人知晓此事了。”

容哥儿苦笑一下，道：“容俊还活着，邓玉龙也没有死，还有孩儿，我也知晓了这件事。”

容夫人惨然说道：“孩子，那是逼为娘说出这段羞于见人的往事了？”

容哥儿道：“孩儿有多大胆子敢逼母亲，只是母亲和孩儿，都已经卷入了江湖悲惨的杀劫之中，孩儿身世，牵连整个江湖恩怨之中，自然是不能不说了。”

容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要为娘的把这一段丑恶的往事，亲口说给你听听吗？”

容哥儿道：“除了孩儿之外，母亲又能告诉何人呢？”

容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我告诉你，不过，你要答允为娘的两个条件。”

容哥儿道：“娘有什么事，吩咐孩儿就是，怎么和孩儿也说起条件来了？”

容夫人道：“一个不齿于人间的母亲，怎敢期望她的儿子，还认她作娘呢？”

容哥儿道：“孩儿如无这一番孝心，也不会冒险来见母亲了。”

容夫人道：“唉！你听完为娘述说的往事之后，认不认作母亲，任凭于你，但你要找人报仇。”

容哥儿道：“找谁呢？”

容夫人道：“邓玉龙和容俊。”

容哥儿道：“好！孩儿答应，母亲请说吧！”

容夫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为娘的昔年，在武林中稍有名气，不过，那名气并非我武功博得，而是我的美丽……”

她挣扎着坐起身子，靠在墙壁下，接道：“在我未认识容俊之前，已和那邓玉龙先行相识……”

容哥儿接道：“孩儿很不解。”

容夫人道：“什么事不解？”

容哥儿道：“母亲既和邓玉龙先行相识，为什么不肯以身……”

突然觉得话说得太过冒失，急急住口不言。

容夫人道：“你问为什么不肯嫁给那邓玉龙，是吗？”

容哥儿道：“是的，孩儿问得太唐突了，还望母亲不要生气。”

容夫人道：“唉！你自幼就非我带大，在我的心目中，

早已不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古往今来那有母子们谈论这些事呢？”

容哥儿道：“孩儿本也不敢多问，只是……”

容夫人道：“我知道，为娘的也不愿把藏于心中的隐密，带入泉下，既然决定告诉你了，我就要说个明白……”

容哥儿心中暗道：“这地方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就算她说的详细一些，也是没有外人听到。”

心中既无反对之意，也就默然无语了。

但闻容夫人黯然接道：“那时邓玉龙已有妻室，而且他行为不端，到处留情，为娘心中对他极是痛恨。”

容哥儿心中暗道：“你对他极是痛恨，为什么又和他暗相往来呢？”

但想到对方乃是自己的母亲，忍下未问出口。

容夫人望了容哥儿一眼，缓缓接道：“那时，你爹正苦追为娘，我虽心中痛恨那邓玉龙，但对容俊，亦无好感……。”

容哥儿突然长长叹一口气，打断了容夫人未完之言。

容夫人道：“孩子！你可是觉得奇怪，为娘的既然对容俊并无好感，何以肯下嫁于他，是吗？”

容哥儿道：“孩儿愚笨，对此确然不解。”

容夫人道：“那容俊不知在何处弄了一些迷神的药物，暗下我饮食之中，乘我服用之后，神智昏迷未醒，把我……”

她似是觉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不能说得太过详细，望了容哥儿一眼，改口接道：“待我药物醒来，心中恨怒异常，如能一剑把他杀死也没日后之事了。”

容哥儿感觉用不着听下去，这就是母亲值得原谅的地方。

事理上，容哥儿对母亲有着痛恨，但亲情上他又觉母亲是那样孤独可怜，他很想找出一个心理上能够原谅母亲的理由，是以，当她听到容俊施用药物时，心中突然开朗了很多……

只听容夫人接道：“但他苦苦求我，表明爱心，矢志不够，为娘的为他说动，就下嫁了容俊。”

容哥儿望了容夫人一眼，道：“以后的事，孩儿想到了。”

容夫人摇摇头，道：“你想不到，你只不过是愿听到母亲的罪恶罢了。”

容哥儿暗道：“她这份忧苦，积压胸中二十年了，一旦说出口来，必将要一口气说完，看来谁也无法阻止她了。”

只听容夫人接道：“为娘嫁给容俊之后，立时弃置刀剑，一个嫁了丈夫的女人，自是不便在江湖上争雄斗胜了，我立志想做一个好妻子，为娘不善烹饪，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做菜，不足一年，我学会了一手好菜，容俊每有好友到访，为娘的必亲自下厨，作几道菜，每次都使客人夸奖不已，容家的菜肴，很快在江湖上出了名。”

容哥儿心中暗道：“此时此刻，她怎全说些不相干的事，烧的菜肴再好，和武林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心中念转，口中又不敢多问。

但闻容夫人接道：“有一天，邓玉龙也突然降临，而且告诉容俊，因慕容府的菜肴而来，容俊引以为容，亲诉我这件事情。

当时，我就有着不祥的预感，因此，力劝容俊，要他吩咐厨上，备上一桌酒席，要他食用之后，尽快离开，不要他在我们的府中多所停留。

那知容俊不解为娘之意，反而驳斥为娘说那邓玉龙名满天下，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希望能与谋一面而不可得，他肯降尊纡贵，到我们这里求进美食，足见贤妻手艺之高，坚持要我下厨，亲手作几样美肴，以飨佳宾。

为娘推卸不过，心想下厨作几样美肴，等他食用之后，再劝容俊，下令逐客，当下依言下厨。”

容哥儿突然接道：“母亲似是早对邓玉龙心存戒备，是吗？”

容夫人道：“正是如此，但可怜容俊不知。”

容哥儿道：“母亲对他戒备如是森严，怎还能失足铸错？”

容夫人道：“邓玉龙有一种使女人无法抗拒的魔力，逃避他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见他面。”

容哥儿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她望了容哥儿一眼，接道：“我看他血不止，心中大为不忍，不自觉的伸出手去，擦拭他脸上的鲜血。

那知他一伸手抓住我的右腕，望着我说，我心中对他仍有爱意，这一钗本可刺瞎他的眼睛，但他动也未动过一次，我却故意一侧，那是手下留情了。

他这般一说，为娘细想当时之情，确也如此。但我仍然挣脱了右手，替他包扎好伤势，要他离开此地，但他却推说伤势严重，无法行动，就留在了为娘的房中。

就这样，他在我房内养伤三日，铸下了大恨大错后，飘然而去，为娘越想越觉愧对容俊，留下一封书信出走。”

容哥儿叹息一声，道：“以后呢？”

容夫人道：“我离家之后，本想寻死，幸好，遇上了昔年一个同门师妹，他把我留在狼中，百般慰劝，她为了不让我有寻死的机会，寸步不离为娘。那两个月中，我心已死，生活平静的有如枯井死水，料不到这时，我却觉出了身怀有孕，唉！我和那容俊成婚年余，渴望着有一孩子，但却未能如愿！想不到，邓玉龙留我房中三日，竟然造成我有孕在身！为娘不得不相信天命了。”

容哥儿黯然说道：“母亲那时所受非人之苦，都是为了孩儿。”

容夫人道：“母子天性，何足为怪，我虽然被囚于斯，受尽了折磨苦难，但我心中却是毫无痛苦之感。”

容哥儿道：“为什么？”

容夫人道：“一个人作错了事，自然要有报应，我这样自然也是应受的报应了。”

容哥儿道：“孩儿又怎会回到了容府中去？”

容夫人道：“为娘的生你之后，左思右想，觉着我可以

养你长大，但我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姓名。因此，在你两岁之后，我把你送回容府，那时，容俊已然远征北辽，仗凭邓玉龙传他的十二剑，大露锋芒，一口气击毙了北辽十二位勇士，一举间成了武林中风云人物，但他也从北辽带回了一位美女，我把你送回容府时，同时留下了一封信，要容俊照顾你。”

送你回容府之后，为娘的仍不放心，在容府附近住了一个月，确知已收养了你而且你那位新的母亲，待你也不错，为娘的才放心离去。”

容哥儿道：“母亲是否知道，目下江湖造成如此大劫，全是我那位养母所为？”

容夫人道：“听说，那位新的容夫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待人和蔼，想不到她竟是心怀奸谋，造成江湖目下的大劫惨情，为娘的委实也要负些责任。我如不背弃容俊而走，他也许不会带一个番女回来，所以，容俊投入地下石府后，追捕为娘，把我锁此石室，为娘心中毫无半点怨恨。”

容哥儿长长呼一口气，道：“我的身世孩儿已大部了解，为了使江湖大为明朗，孩儿不想再隐瞒自己的身世。”

容夫人吃了一惊，道：“怎么？你要把此事公诸于天下么？”

容哥儿道：“我那养母，已然被擒，她愿说明全部内情，不过，一定要少林、武当两派掌门，把天下英雄会聚一堂，然后，她才肯说明全部内情，孩儿想来，集会之中，我那养母必然有惊人之论。”

容夫人道：“什么惊人之论？”

容哥儿道：“唉！不论孩儿的养母，心机多深，智谋多高，她也无法造成如此形势，这其间有着无数的中原武林高